

我所知道的席德進

文·圖／張天鈞

席德進是我最喜歡的臺灣本土畫家之一，由於當臺大醫師的關係，我在他生命的末期照顧過他，再加上他曾是我大哥張哲綺在嘉義中學時期的美術老師，又喜歡我大哥畫的水牛，兩人曾交換過作品，因此我想為文來懷念和介紹他。

席德進小時候最喜歡俯偃在媽媽旁邊，看著她用絲線繡出美麗燦爛的圖案，像「鳳穿牡丹」、「喜雀鬧梅」、「野鹿啣花」、「獅子滾繡球」。父親看他就愛畫這些圖案，說他沒出息，學那些女紅。席德進晚年在病榻上憶及他母親那雙靈巧的手，不禁讚嘆道：「幸好她遺傳給我。」

席德進的父親跟他說：「畫畫有什麼好？」席德進回答：「你是想要我當官嗎？當官有什麼好？一垮台就沒有了。若我成了畫家，無論怎樣是不會垮台的，別人也搶不去。」

席德進的老師林風眠（1900-1991）曾說：「從他（林風眠）18歲離家一個人跑到國外，在國外他所認識的同學、朋友，現在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。他同時知道民國成立之後的種種官場上的情形，他經歷過北伐，某某人從前都是在他家裡玩、說笑，現在居然做了官擺起架子了，他說若是我想做官，我現在已經是做部長了，但是我要做藝術家。……」林風眠說：「應該自己作主，去表現對象的生命，抓住它。」我想林風眠的理念和他的學生席德進是十分契合的。

席德進念的是西湖藝術院（杭州藝專），戰爭時在重慶與北平藝專合併為國立藝專，1946年搬回杭州。

席德進這樣描述他的學生時代：「在那樣優美的環境裡，西湖，你知道的，我們划船、歌唱，在柳蔭下，我們仰臥、沈思，這些都還不算，最主要的是自由，學藝術並不是在課堂上聽教師演講，什麼藝術史呀、美學、色彩學，而是他們的談吐、風範。」這再度強調身教大於言教。

而席德進的藝術觀：「藝術不是學得來的，藝術是由啟發、薰陶而來。」「最好的教畫法，是沒有束縛力的，能引發自我發現的。」，亦和我過去提及的，不謀而合。

1948年，他與青年軍207師來到臺灣，於1948-1952年任教於嘉義中學。我大哥出生於1937年，生肖屬牛，喜歡攝影和雕刻，亦擅長寫文章，因此我大哥畫的水牛，受到席德進喜愛，兩人交換過作品，應是在大哥唸嘉義初中或高一時。後來席德進辭去教員，1952至1962年在臺北以畫圖維生，這在當時甚至是現代，是件很不可思議的事。1962-1966年間他旅居國外，增廣見聞。

他的感情世界，席德進在日記這樣寫著：「這是我對女人第一次的親密，為什麼激動不起我那最高的愛情的愉快？我對我自己奇怪，在男朋友的友愛中，我享受過極

度的愉快的感情，在女人身邊它都消去，我在愛情中找不到愛情啊！」（1946.8.16）

「上帝，你好像完全給我的是看得見而不得的幸福啊？你叫我愛的全是男人，美麗的男人，為什麼不給個女人呢？你把我當成女人了，卻給我一個男身，真是作惡呀！」（1947.8.12）

「我不敢愛你
雖然我愛你到瘋狂
我也不敢愛別人啊
我恨你
我也恨那些你愛的人
我嫉妒一切的人
我孤獨
我用孤獨來報復
我用緘默來詛咒」（1947）

他對藝術家的看法是這樣的：「任何走在前面的藝術家都是寂寞的，但是一走進藝術的天地就必須忍受寂寞。我認為藝術家要有藝術家的個性和格調，我的個性比較像獅子和老鷹，獅子和老鷹都不是成群結黨的，牠們獨來獨往，自由自在，藝術家如果有了伴，他有一半便是別人的，自己只剩下一半。」

李白詩中有句話：「古來聖賢皆寂寞。」達文西也說：「如果你是單獨一個人，那你是完全屬於自己，如果你和一個夥伴在一起，你只有一半屬於自己，一個創造者是需要孤寂的。」

他對自己最得意的水彩作品是這樣描述的：「這裡的山是臺灣的山，也是席德進的山，這裡的筆墨是秦漢的書法，這裡的意境是現代的中國的意境。因為我的素描根基好，所以對造型的把握，十分準確，因為我的涉獵廣，所以我的水彩融合了油畫色彩的豐潤和水墨氣韻的靈動，是一般水彩畫家畫不出來的，也是西方畫家畫不出來的——這裡山水的稜線是我勤練毛筆所得來的，你看每一轉折都有學問在，每一頓挫都有精神在，這就是現代的中國畫，道道地地的席德進的畫。」

他對原創性的看法是這樣的：「什麼是創作？人家作過的，我不必作。人家說過的，我不

必說，不僅不重複別人，也不重複自己。」

林風眠如此評論他的得意門生席德進：「他不斷地觀察自然，深入自然，他終於從自然中抓出一些東西來了。……席德進同學是一個很誠實的人，他沈醉在大自然中，追求他美好的夢境，他用西方寫實的技術表達了東方繪畫的傳統精神。他是這一個時代的人，在繪畫上說出了這一個時代的話。他不模仿抄襲，也不追求時髦，他始終是老老實實做人，誠誠懇懇畫畫。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。」

很遺憾的是，後來他得了癌症，發生膽管阻塞，當時的醫療科技並沒有放支架這件事，必須用導管引流，再將膽汁喝下去，苦不堪言。當時我擔任消化科病房的總住院醫師，對我崇敬的畫家發生這樣的事，感到十分不捨。



2009年我到席德進墓園致意。墓碑題字者為畫家張大千。



席德進位於大度山的墓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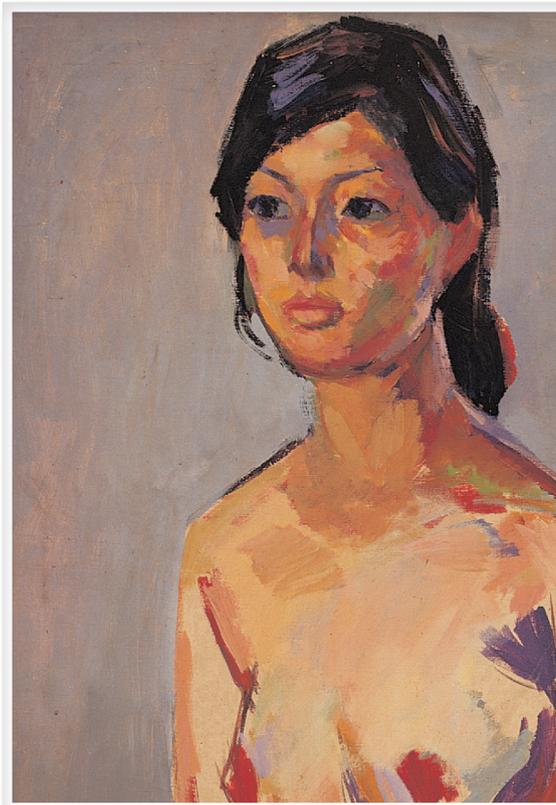
張天鈞

專欄。藝術與人生

不過席德進本人，倒是很看得開，他在病榻上已在畫他的墓園的設計圖。

1981年8月3日席德進過世，詩人余光中於1981年8月12日寫了一首詩，悼念席德進：

寄給畫家—我不來看你了
他們告訴我 今年夏天
你或有遠行的計畫
去看梵谷或者徐悲鴻
帶著畫架和一頭灰髮
和豪哭的四川話
你一走台北就空了 吾友
長街短巷不見你回頭
又是行不得也的雨季
黑傘滿天 黃泥滿地
怎麼你不能等到中秋
只有南部的水田你帶不走
那些土廟 那些水牛
而一到夏天的黃昏
總有一隻 兩隻白鷺
彷彿從你的水墨畫圖
記起了什麼似地 飛起



裸女。1966年，油畫，70X50公分，私人收藏，臺灣。

2009年5月24日，藥廠請我去中部做一場演講，我答應的唯一條件是必須帶我去大度山席德進的墓園致意（圖1,2）。我在那裡徘徊了許久。

我常在想，人的一生至少要做對一件事，而有一件事我認為一定是對的，那就是在許久許久以後，讓人還是十分懷念你，為你捨不得。

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、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。